

cmchao / May 17, 2017 09:17AM

[聽青年的聲音：當土地都被柏油路覆蓋了，怎能怪台灣大眾對原住民土地議題冷感？](#)

聽青年的聲音：當土地都被柏油路覆蓋了，怎能怪台灣大眾對原住民土地議題冷感？

BY VANESSA LAI · 2017/05/16

Credit: YELLOW Mao | 黃毛 / CC BY-NC-ND 2.0 Credit: YELLOW Mao | 黃毛 / CC BY-NC-ND 2.0

5月2日早上9點，警察突襲凱道進行清場行動，把現場擺放的石頭創作，從距離人行道三步路的展示空間，清理退縮到人行道上，並用「禁止停車」的鐵架將整個抗爭區塊包圍起來。除了擺在地上的石頭，還有竹編圍牆、被掛起來藝術品等等，一併要被警察帶走。

「我大概10點多和其他原民青年趕到，就跟他（警察）說憑什麼這些你們說要拿，就要拿走了。」達魯馬克青年會成員葉王靖（Lalralraonga Ciamalre）回想起，當時場面很緊張，幾近失控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把從達魯瑪克部落帶來的石頭拿回來，接下來繼續搶救其他石頭。

「他們原本打算用小型挖土機鏟石頭，但可能這個場面太難看，後來改用徒手撿。」警察對於石頭的分類依據是有沒有彩繪，「因為沒有彩繪的是垃圾，有彩繪的可能要被視為有主物的垃圾。」警察把沒有彩繪的石頭丟在垃圾車上，有彩繪的石頭當時則被裝起來丟在路旁，「我們可能再晚一點來，就會被載走了」。

捍衛傳統領域的佔領凱道行動，走過了80天。其實巴奈、馬躍、比吼等人已經收過幾次規勸單，「警察就是覺得，我們已經在這裡違法這麼久了，還敢這麼大聲和他說要拿回來的這種態度，」最終他們沒有妥協，把石頭創作和藝術品搶救回來，重新整理在人行道上，還在5月7日舉辦了原民歌手的接力演唱會，邀請更多人來關注。

葉王靖說，雖然還沒有聽到風聲要再清場，但擔心

520（蔡英文總統就職一周年）會有動作，「現在妳看就會有警察守在外面，怕一走開，我們就會往外走出去」。

比政府存在還要久的凱道上的石頭

現在人行道上的抗爭空間，大致可以分成三個區域，有擺放椅子的交流空間，小型廚房或儲放物品的空間，前兩塊區域有帳篷搭建起來，再往裡面走，樹下堆滿了彩繪過的石頭，右側則有幾個露營用的帳篷，不過目前有一半都沒有住人，可以提供給外地上台北的人居住。

後來，他們也把沒有彩繪的石頭集合在一起，堆成石牆，「這裡來自原住民和非原民的石頭都有，巴奈、那布一開始是發起用手掌印（蓋石頭），後來陸陸續續來了光復、太巴塢，像那個是禮納里，」葉王靖向我介紹人行道上的石頭，來自不同地區和學校，每個人帶上石頭來到這裡，像是傳遞給主流社會的聲音：「我們的石頭是完整、是真實存在的」，「可能講的未必是針對《劃設辦法》，但帶來的（石頭）是比現在的政府還要久的東西，或是在都市會比較少見到的」。

有些石頭彩繪是原民專班來這裡上「原轉小教室」的課時，也順便進行彩繪創作的，他們把作品留在這裡，「不一定要畫跟這裡有關係，是畫自己想畫的，可能畫出代表自己，或自己看見的東西」。

對議題感到衝擊，因為看過部落的土地

在政府機構裡面的人好像很容易就可以活動，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，而我們要很努力才能夠跟他們碰到面。「我很關注這件事情，有一半的原因是，我的部落達魯瑪克是第二個自主宣告（傳統領域）的部落，對我來講很感受很深刻，因為我去（2016）年已經知道我們部落的傳統領域長什麼樣子，我又看到這個辦法，就會內心有更多的矛盾和衝擊。」葉王靖在回去部落尋根、探訪舊部落，和長輩搬獵物的經歷之後，他覺得透過親身的實踐，對傳統領域有更具體

的想像，因此想要為部落發聲。

「對我來講這不算我第一個參與的社會運動，但是我第一次在凱道待了這麼久的時間，」葉王靖在凱道抗爭行動第10天左右就到了這裡，之後雖然很忙碌，還是會大概兩、三天就來一次。讓他很有感觸的是，佔領行動和一般遊行很不一樣，「最基本的食衣住行都處理好的時候，才有辦法處理要怎麼去跟外界、政府對話」。

他有感而發地說，「在這個當代社會，要講很多事情的時候，我們還要先處理好自己，才夠去講我們覺得對的事情，在（政府機構）裡面的人好像很容易就可以活動，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，而我們要很努力才能夠跟他們碰到面。」

對土地有信念，所以一起來這裡

當你知道這個土地存在於老一輩人過去的生活習慣的時候，就不會認為是「先求有，再求好」的問題。隨著在這場運動的時間愈來愈長，他也帶過社團學弟妹、朋友等不同的人進來，「這個地方給你的不是要一直去衝撞，很多時候是我們在這個地方找到一群人，重新對於這塊土地或未來的一種想法。」他在接觸到不同背景的人，每次開展討論的過程中，就會去想，這個人為什麼會來到這裡？無論是質疑還是反對，「至少大家對這塊土地有某種信念」。

他思考到，社會大眾很難理解傳統領域的概念，是因為連原住民長什麼樣子，或是歷史的演進都不清楚，更不用說受到刻板印象和根深蒂固的歧視問題的影響，就會對於原住民想自治的問題感到抗拒。葉王靖很慶幸自己是先回過部落，參與青年團，讓他覺得自己不只是在參與原住民族權利的抗爭。

很多人會覺得爭取權利的工作急不得，就應該慢慢來，對此，他回應：「可是如果當你知道這個土地存在於老一輩人過去的生活習慣的時候，就不會認為是『先求有，再求好』的問題，因為（傳統領域）這東西本來就存在於生活中，而不是用（劃設）辦法下去把我們的生活切割開來。」

《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》，先是將私有土地與公有土地切割開來，緊接而來的是，將貫穿過去與現在，原住民在土地上發展生態知識與民族文化的生活空間切割開來。但更讓人擔憂的是，切割這塊土地上跨族群，如何協商、想像未來共同發展的目標。

在抗爭的這段時間裡，可以見到《原基法》的立意或財產權的定義是如何被混淆，或是因為政治算計挑播族群之間的對立，污辱原住民過去的生活習慣的現象，讓他體悟到這實際上不僅僅是對於《劃設辦法》改動的抗爭，而應該是拉高到反思生活型態的選擇。

覆蓋在柏油路底下的是我們原本能看得見的土和水，這讓這麼多人假日時想到戶外踏青，甚至還要透過建一個公園或植物園，才可以感受自然美景。葉王靖提到，現在很多原民團體可能會用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來作為訴求基礎，但對於非原民來說，可能無法這麼快理解到其中的意涵，因此他會用過度傾斜的現代社會結構問題，來回答問題。

「不是說過去（傳統社會）沒有利益分配的問題，而是現在的結構已經傾斜到，我們要面對的是個人的、財團的，沒有辦法再用族群、部落集體的方式去對抗整個社會（財團、官僚結構）了。」

魯凱族青年葉王靖認為，以過度傾斜的現代社會結構問題來解釋，或許可讓更多非原民瞭解原住民族的土地訴求。

延伸閱讀

凱道抗議75天 / Palafang！原住民歌手接力歌舞找朋友，卻仍找不到蔡英文表態
是族群問題，還是社會發展模式的抉擇？官大偉：原民土地劃設爭議其實是階級衝突